

感谢读者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又到年底报纸征订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您的支持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欢迎订阅2016年《齐鲁晚报》,订报电话:18660095727。

## 难忘乡下老房东

刘友铸

1984年冬,我们驻胶东昆崙山区陆军某师奉命在牟平县姜格庄北部一带沿海滩涂为总部开挖海水养殖基地。师炮兵团二营营部驻在一个叫王家疃的村子里,营长陆顺生和教导员住房东曲大姐家,技师马洋勇和通讯员吴国荣住房东曲大哥家。当时我在师政治部工作,也经常下连队。

如今的牟平姜格庄,面貌焕然一新。2011年“八一”前夕,战友陆顺生从江苏江阴过来,专程看望20多年前的乡下老房东。这天下午,我与战友老马和小吴陪同老陆驱车来到记忆中的王家疃村,结果没有我们要找的人,大家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原来这里叫王家疃的有两个村,我们来到的是南王家疃,要找的人可

能在北王家疃。

我们找到了北王家疃村,赶紧打听,老陆说出了房东的名字后,老乡连说“有!有!有!”顺着老乡指引的方向,我们来到了那户人家,这时从里屋走出一位女同志,老陆快步上前,立即喊了声“曲大姐!”那位女同志先是一愣,然后笑着问道:“您是……陆营长?”随之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曲大哥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闻讯后一溜小跑回到家。不一会儿,曲大姐叫我们去品尝她家的“地雷瓜”,大家边吃边聊,小院子里开始充满了欢声笑语。

老陆还讲起当年,施工正赶上严冬,海滩上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手脚冻得发麻,真有些吃不消。有幸的是,从工地上劳动一天下来,曲大姐早把火炕烧得烫手,我们晚上

美美地睡一觉,第二天上工照样有劲头。小吴回忆起,那年他才18岁,从小没干过重活,在工地上十多个小时连轴转,回来后总想倒头就睡。而曲大哥把热水端到了炕头,看着我们洗脸烫脚,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样的待遇,只有在自己的父母身边才能享受得到。

听了这些话,曲大姐和曲大哥连连说:“当年你们执行任务不怕苦累,还抽空给我们担水、扫院子,我们也挺过意不去的。这么多年了,你们还特意来看我们,真像自己的亲兄弟……”说着说着,在场的人早已热泪盈眶,曲大姐更是泪流满面。

转眼天色将晚,只好向他们告别。我们的车子开出去好远,还能看到曲大姐和曲大哥及他们的家人在向我们招手……

行走烟台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

## 我的姥姥

矫捷

热浪终于消退了,压在山顶上的乌云向大地倾泻下磅礴的大雨。雨点很快在地上汇集成水流,流入路边的沟渠中。

报警铃声响了起来,大河村南河有轿车被大水冲走了,车上有人。备勤的三人冲上警车赶了过去。

出事的地方是村南一个小路,小路已经完全被大水漫过了。往日温柔孱弱的小河变成混浊咆哮的狂流,下游几十米靠对岸处,在被狂流淹得只露出半截身子的河堤树林处,能看到水里被树木挡住的一辆轿车车体和抱着大树的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还举着什么。

取出警车上装备的救生衣救生圈,拿出救援绳,目测绳子长度够了,最年轻健壮的兄弟套上救生圈,穿上救生衣,将救援绳捆紧在腰间,其他两人把绳子分别在腰间缠了两圈系紧,然后抓住了绳子。

下水的兄弟努力地向落水人所在的树林漂过去,快到了,岸上的两人抓紧了绳子,突然一股强大的拉力从绳子上传过来,一个人的手立时就被绳子割破了,但没人肯放松。水流太急,下水的兄弟没能漂到落水人身边。两人拼命用力将他拉回到岸上。调整一下位置,不顾冻得青紫打颤,又下了水,终于漂到了落水人所在的树边。

下水的兄弟拼命喊起来,透过嘈杂的雨声洪水声,恍惚听见有老人和刚生的小孩。下水的兄弟拼命往返于落水人所在的树间,将她们用绳子捆在树上,脱下救生衣给了一个人,然后和另一个人一起将救生圈和树捆在一起,共同托举着包袱里的孩子。

挖掘机巨大的轰鸣声传过来,在挖掘机的驾驶室边和铲斗里站着几个人,挖掘机老板指挥着挖掘机驾驶员慢慢开过来。

将剩下的一件救生衣扔给驾驶员穿上,两名民警和一名镇干部爬上挖掘机驾驶室,握住栏杆。挖掘机缓缓开入水中,巨大的铲臂缩短了落水人和岸边的距离,经过努力,水中的4个人终于安全离开了洪水。

## 抹不去的伤痕

刘吉训

随着年龄一天天地增长,儿时的事也就一天比一天模糊起来,唯有母亲那带着哭腔的呼唤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家里很穷。母亲里里外外是把好手,忙了家里忙地里,一会儿也不会闲着。白天,父母下地干活去了,一把锁就把我所有的欲望一起锁在小院子里。那时的我,一有机会,就溜出去四处逛,母亲的喊声就时时在田野里响起:“连儿,你在哪儿?回来呀!”

那一天,门上的锁又“咔嚓”锁上了,瘦削的身影在我从门缝里挤出的哭声中渐渐远去。我跳到了门前的草垛上,像一只从笼子里放飞的鸟,一头扎进了大自然的怀抱。我捉蜻蜓,扑蚂蚱,摸河蟹,逮小虾……玩够了,脱光衣服,跳进清清的河水里,直到筋疲力尽,才爬起来枕着暖暖的草坪一头睡过去了。

“连儿!”母亲的喊声将我喊醒了。我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母亲就出现在我眼前。母亲顺手从地上抓起了一根细条儿。啪!那根细条儿结结实实地打在我的背上。



我惊呆了,竟忘了哭。母亲也愣住了。我只 母亲丢了细条儿,用粗糙的手摸着背上那道痕,眼泪就从她苍白的脸上滚落下来。

许多年后,我做了父亲。有一天,淘气的儿子打碎了学生从很远的地方带回来给我作纪念的砚台,哇地哭起来。打碎了东西竟然还要横?我取下挂在墙上的掸子,要教训儿子。母亲听到哭声,急忙抱起孙子

说:“唉,小孩子家受得了吗?人一气跑,下手就不知轻重了。那年,你偷偷出去洗澡,那一条子,拇指粗的痕哩,唉……”母亲说着泪就顺着她苍白的脸上滚落下来。

我的手僵在半空。没想到自己儿时淘气挨的那一条子竟打在母亲的心上,让她痛了一辈子!母亲哄孙子的声音传过来,我只觉得嗓子发涩,眼睛湿润起来。

## 洪水中,那闪耀的警徽

李娜

打小,有人逗我问我和谁最亲,我会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俺姥!问为啥,我四处瞅瞅爸妈都不在眼前,吸了吸两筒鼻涕:俺妈打我,俺爸吡我,只有俺姥稀罕我。

“小儿子,大孙子,是老人的命根子。”姥姥本来就喜欢孩子,我又是她的大外甥,自然对我宠爱有加。我儿时特顽劣,经常领着一帮半大不小的孩子“南征北战”,今天把王奶奶墙头上的拉瓜蔓扯了,明天把王爷爷的大孙子打了,总之几乎每天都有去我家告状的,我的屁股天天在妈妈的笞帚底下开花。姥姥一边心疼地把我揽在怀里,一边数落

她闺女:有什么话不能和孩子好好说,就会打,再打都打彪了。

姥姥长得慈眉善目,是一副菩萨心肠,她见不得别人不好,谁家两口子打架了,她去做和事佬;谁家孩子放学大人不在家的,她领回家管吃管喝,宁肯自己勒紧裤腰带;谁家有个灾有个难的,她更是跑前跑后,尽心尽力。小舅是姥姥家唯一的男孩子,和姥姥一样好脾气好心肠,无奈好人不长寿,在他定亲那年,不幸溺水身亡。老年丧子,姥姥深受打击,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日渐消瘦。那时二姨和小姨也都结婚了,爸妈怕姥姥想不开,就让我去和姥姥同住。我自然是愿意的,姥姥的悲伤也是我的悲伤。我那时已懂事,会笨嘴拙

舌地安慰姥姥。有时夜半醒来,一摸身边姥姥不在,心里一惊,忙开灯起身寻找,却见姥姥在外屋偷偷地哭泣,她怕扰我睡觉,又忍不住殇儿之痛。姥姥听见我的动静,赶紧擦去眼泪,佯装笑脸。她过来搂住我,陡增的白发刺痛我的眼。写到这里,已是泪两行。

过度的伤痛,使姥姥旧疾复发,住进了医院。我因为上学,没能去伺候她,这一直是我心里的遗憾。她走的那天,我去烟台看她,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那个最亲我的人就这么离我而去,而我却还没来得及及孝顺她。倘若那时有现在的医疗条件,我想姥姥的病一定会治愈的。